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識小録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陳　煜

北史識小錄卷七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外戚傳

三字石經 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丨丨丨丨宛然猶在至鴻臚卿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

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熙信佛法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其營寺塔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上馮熙傳

燕爭巢 李惠為雍州刺史廳事有丨丨丨闕已累日惠令人

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皆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痛楚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以上李惠傳

太上公太上君

靈太后父胡國珍追號｜｜泰｜母皇甫氏追號泰｜｜｜

自稱僕射

皇甫度遷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敝每與人言｜｜｜｜○以上胡國珍傳

私遊仄窓處處追尋

胡長仁以內戚預朝政鄭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為三佞長仁｜｜｜｜｜｜｜｜○以上胡長仁傳

不可偷犬似苦桃姊

隋文帝外家族微帝母從弟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苦桃帝母字也○以上呂永吉傳

儒林傳

坐興據鞍不忘講道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橫經著錄燕齊趙魏之間｜｜｜｜｜｜｜不可勝數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因魏氏喪亂屬介朱殘酷｜｜｜｜｜｜｜｜｜｜鏤冰雕朽｜｜｜｜｜迨用無成稽山竹箭加之括羽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入里巷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摃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握素懷鉛員冠方領｜｜｜｜｜重席解順之士間出於朝廷｜｜｜｜執經負笈之生著錄于京邑碧輅帝于是服袞冕來｜｜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

師訓紛綸無所取正丨丨丨丨黌校京邑達乎四方皆啟丨丨方領矩步之徒丨丨丨丨丨丨亦轉死溝壑南人約簡北學深蕪丨丨丨丨丨得其英華丨丨丨丨窮其枝葉○以上序儒謹汎納張偉丨丨丨丨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諭殷勤曾無慍色○以上張偉傳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梁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梁祚傳植杖巡舍側岡而哭平恒有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憤其世衰丨丨丨丨丨丨丨仕聘濁碎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丨丨丨丨下得及其門流一奴自給別搆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丨丨丨丨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雍得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當焉○以上平恒傳侯耋何官也游雅與陳奇論典誥雅性護短

因以為嫗嘗辱奇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
小人耶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
東部侯𦬊雅質奇
曰｜｜｜｜｜｜
公貴人不乏樵薪
游雅取奇注論語
各經燒于庭內奇
曰｜｜｜｜｜｜｜
｜何乃然奇論語
夢星墜壓脚
奇初被召夜｜｜｜｜｜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
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
後竟以謗書致戮○以上陳奇傳
千載誰知其小
劉獻
之見
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徒不為此言｜｜｜｜
觀屈原離騷之作自
是狂人
獻之嘗謂所親曰｜｜｜｜｜｜｜｜｜
｜｜｜死其宜矣○以上劉獻之傳
別搆户
牖
張吾貴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
吾貴覽讀一遍便即｜｜｜｜○以上張吾貴傳
理
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
劉蘭排毀公羊又非
董仲舒為國子助教

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令欲相召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即病死○以上劉蘭傳

周流儒肆孫惠蔚｜｜｜｜有名於異方

猶沈消澮惠蔚與李彪儒學相知彪位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

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不全或｜｜｜｜｜｜｜｜校

練句讀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缺損有無｜｜｜｜以為定本

惠蔚法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中夜論佛經有惬帝旨詔使加惠號｜｜｜｜焉○以上孫惠蔚傳

衣垂

帽落或吁或啼馬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

此是老石機杼石曜為黎陽郡守時丞相

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性貪婪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歛絹數千疋遣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卿以奉贈自此以外並須出於吏人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笑而不責○以上孫靈暉傳

吾今知真師所在矣 徐遵明初師屯留王聰復師張吾貴又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曰君從師每不終業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

蠶舍 乃詣平原唐遷居于｜｜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

彈箏吹笛 時｜｜｜｜以自娛慰

影質 遵明講學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

八十宗 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為｜｜｜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以上徐遵明傳

腰龜伏節 董徵遷安

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丨丨返國昔人稱榮丨丨還家云胡不樂（以上董澂傳）

羌博士 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時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業興詣靈馥靈馥曰李生久逐丨丨丨何所得也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自是靈馥生徒傾學就遵明業興之為也

討練 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丨丨

薩四十家 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聘梁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丨丨丨丨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

誰檢看 邢子才云爾婦疾癲或問賓邢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丨丨丨

題帖 業興愛好文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丨丨

小人風 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丨丨丨來當大勝

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

勝道惡業興性躁隘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謂人云｜｜｜｜｜｜｜｜｜｜○以上李業興傳

春夏務農冬乃入學李鉉家素貧常｜｜｜｜｜｜｜｜三秋冬不蓄枕鉉用心精苦曾｜｜｜｜｜｜每睡假寐而已○以上李鉉傳

邪蒿國子助教邢峙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菜有｜｜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以上邢峙傳

賦以六合為名劉晝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自謂絕倫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

｜高才不遇傳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興俊縣令晝常夢貴人若

史部尚書省補畫交州丨丨丨丨痛而容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用為丨丨丨丨得假暫來辭別云

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

畫嘗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〇以上劉畫傳

超棘

馬敬德趙彥深進之為後主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丨丨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孔子不得儀同

敬德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丨丨丨丨丨丨〇以上馬敬德傳

送步障為遮風寒

張景仁侍書後主小心恭謹後主愛之景仁多疾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丨丨丨丨丨丨

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

景仁為兒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過之國學中執景仁手曰

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後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

事事庸俚 景仁封王其婦姓可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郎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慚愧

八體取進 景仁以侍書開府封王自倉頡以來｜｜｜｜一人而已○以上張景仁傳

誦易經上篇 權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繞去家數里○以上權會傳

偏被教 張彫武家世寒微王元則時為書生傳其家彫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悅

帷扆 彫武數譏切寵要獻替故｜｜｜帷扆｜｜○以上張彫武傳

多門戶不可解

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樊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以上樊深傳

學士比三公

宋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于屐上自言｜｜｜｜｜

受鞭不漢體

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復躡屐而去

李洛姬肚

冀州人曰顯公鍾宋公鼓宋道暉屐｜｜｜｜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七十二

世乃是羲皇上人

武涉熊安生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許非理判訖安生

觸觸生

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奉其族向家而號觸觸生｜間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

和士開諱安乃稱｜｜
｜○以上熊安生傳 **置鼓樹木** 黎景熙上書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
采詢訪芻蕘｜｜ **六瘼** 仝上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
｜｜以求其過 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以
上黎景 **釋奠蒼頡** 冀儁善隸書特工摹寫教周明帝及
熙傳 宋獻公等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
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
常俗未為合禮遂啟周文｜｜｜｜○以上冀儁傳 **造此**
堂以侍之 辛彥之崇信佛道為潞州刺史于城內立浮
屠一所並十五僧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
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搆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
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彥之聞
而仁悅其年卒○ **細腳胡** 何妥西域人父
以上辛彥之傳 通商入蜀遂家郫縣 **白楊**
何妥青楊蕭昚 妥年十七梁湘東王知其聰明召為誦
書左右是時蘭陵蕭昚亦有儁才住青

揚巷妥住白揚巷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妥常上書彈射蘇威威大衍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詆訶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

六莖五英妥考定鐘律表顓頊作｜｜帝嘗作｜｜減瑟足琴仝上伏羲｜｜文王｜｜鞞鐸巾拂四舞教太常取妥節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以上何妥傳

蕭包蕭該包愷並精漢書學者稱｜｜學漢書者宗之○以上包愷傳

五經庫房暉遠為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以上房暉遠傳

武強交津橋

劉智海家｜｜｜｜｜｜｜素多墳籍劉焯就之讀書○以上劉焯傳

五事同舉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無所遺失

題為連山易魯

史記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

故友飄零門徒雨散炫自為贊｜｜｜｜｜｜｜｜

齊鑣驥騄比翼鵷鴻仝上｜｜｜｜｜｜｜｜｜整紬素于鳳池記言動于麟閣○以上劉炫傳

齰舌緘唇王孝籍詣牛弘奏記懷抱之內冰火爍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呑聲飲氣

涸鱗窮羽仝上咳唾足以活｜｜吹噓可用飛｜｜

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仝上｜｜｜｜｜｜｜｜｜｜｜｜｜則必懸于喬樹之枝沒于深泉之底

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仝上｜｜｜｜｜｜｜｜｜｜｜｜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以上王孝籍傳

離騷其文孝籍徒｜｜｜｜尚何救也○以上論

文苑傳

淹中稷下漆園黍谷｜｜｜｜八儒三墨之異｜｜｜｜名法兵農之別潤古彫今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有所未過綺合綉聯雅言麗則之奇｜｜｜之美牛毛麟角學者如｜｜成者如｜｜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為龍光俱稱鴻翼潘張左束比于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各一時也終有解作此理不後主雖溺于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江左宮商發越貫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以上序在馬坊教奴子書溫子昇為廣陽王深賤客｜｜｜｜｜當世才子不過數人

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時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丨丨丨丨丨丨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恨我詞人數窮百六 梁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丨丨丨丨丨丨

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 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子昇文也

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逋峭難為 子昇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丨丨丨丨丨

食斃穤丨 文襄餓子昇於晉陽獄丨丨丨而死○以上溫子昇傳

會稽上磨墨作檄文 荀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叱

吐氣耳何關遲暮濟及元僅劉思逆等謀丈襄見執揚惜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以上荀濟傳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李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曰君用心過苦||||||||||因而忧惚不樂數日便遇疾○以上李廣傳陸沉公子樊孝謙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何日更相煩君一到孝謙行遇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也○以上樊遜傳醜舍人荀士遜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丈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鯁慰梁元帝勅我求才子||良深○以上顏之儀傳命匠刻木

為偶人柳䛒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煬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輙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一一一一一一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輙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以上柳䛒傳

執大方振長策許善心梁書序傳莫不一一一一一一感召風雲驅馳英俊

鼎玉龜符同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一一一

一一成之也一致登丘納麓貫昴入房同上一一一一垂訓誥及典謨一一一一傳夏正與殷祀

三郊遞襲五勝相沿同上

冢壁皆殘帷囊同毀同上一一一一一

不準無所監一一一一陳農何以求

假班嗣之書給王隱之筆同上一一一一一徒聞其語一一一一一末見其人○以上許善心傳

恒令其聽事帷中披撿書史李文

博為薛道衡所知｜｜｜｜｜｜
｜｜｜｜｜並祭巳行事
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
所益
文博謂房玄齡曰令政源混亂
｜｜｜｜｜｜｜｜｜｜｜
日之夕矣
楊素嘗
與牛弘
退朝俟白謂素曰｜｜｜｜｜｜素
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不勝官
文帝令與秘書
修國史每將擢
用輒曰白｜｜｜而止後給五品食月
餘死時人傷其薄命○以上李文博傳
堂邊有修竹
明
克
讓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異在儀賢
堂講老子克讓與馬｜｜｜｜異令克讓詠之克讓
擘箋輒成卒章曰非君多覺賞誰貴
此貞心異甚奇之○以上明克讓傳
汝亦來耶
劉臻為
儀同性
恍惚躭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
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常
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
臻還家因荅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

至詣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詣耳

偏螺 臻性好啗蜆以父諱顯音同呼為｜｜

漢聖 臻精于兩漢書時人稱為｜｜○以上劉臻傳

治葛 諸葛潁遷著作郎甚見親幸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以上諸葛潁傳

孝行傳

誠達泉魚 若乃｜｜｜｜感通鳥獸

温牀扇席濯樹負土 至如｜｜｜｜｜｜｜｜苟或加人咸為疾俗○以上序

小鳥白質黑眸 王崇母亡推殯宅西崇廬于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形大於雀朝夕不去○以上王崇傳

於墓南作一禪窟

皇甫遐遭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
||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積以歲年墳高數丈
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總成十有二
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以上皇甫遐傳

自求代閭

張元祖喪明三年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
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經願祖明目||
||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
其祖目三日祖目果明○以上張元傳

比瘖而瘡不痛

王頒遇江陵亡入關父僧辯為陳武所殺矢念
復仇及大舉伐陳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
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睡
夢有人授藥|||||

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

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
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
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
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曰其為

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諸人請具鍬鍤于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捨而不問○以上王頒傳

盧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 鈕因父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

累德里 因子士雄喪父復廬于墓側負土成墳隋文帝聞之嘆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為｜｜｜○以上鈕因傳

楚丘先生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為｜｜｜｜｜父母終廬于墓側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又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以上翟普林傳

兔常宿廬中 臨河華秋母終廬墓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

｜｜｜｜馴其左右〇以上華秋傳因畫工圖其形搆廟置之而定省涂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馬朔望享祭〇以上涂孝肅傳

節義傳

披褌後襠以辱之于什門使喻馮跋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既而拘留衣裳敗壞蟣蝨被體跋遺其衣服拒而不受〇以上于什門傳

郎婆汲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抱憲歸藏及收捕憲有婢產男以婢兒授之遇赦始出憲呼固夫婦為｜｜〇以上汲固傳

二十二房博陵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〇以上李几傳

木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唐義師圍之甚

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為｜｜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以上堯君素傳

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張祥為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郭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以上張季珣傳

循吏傳

空官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也○以上序

妻女樵采以自供張膺為魯郡太守｜｜｜｜｜｜｜｜○以上張膺傳

方收所重何惜所輕明亮以常侍授勇武將軍請更改授不許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扞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

下｜｜｜｜｜｜｜｜荷帙從師竇瑗年十七全潔瑗除
｜○以上明亮傳便｜｜｜｜廣宗
太守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兗州
惟瑗一人始終｜｜○以上竇瑗傳六駮食猛獸境數
有猛獸為暴自張華原為刺史臨州東北七十里甑
山中忽有｜｜｜｜咸以為化感所致○以上張華
原傳有過軀貌之用孟業為清河王嶽法曹形貌短小嶽
鄙之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
明可為｜｜｜｜我物已寄蘇公矣蘇瓊為南清河
｜○以上孟業傳太守姦盜止息
畜牧不收郡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繹
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賊
遂去徑將我入青雲間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
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
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
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

丨何由得論地上事

新瓜一雙 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丨丨丨丨自來奉瓚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于聽事梁上竟不割

學生屋 每年春集大儒衛凱隆田元鳳等講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丨丨丨〇以上蘇瓊傳

御傘一枚 梁彦光為岐州刺史賜丨丨丨丨以厲清正

戴帽餳 梁彦光居相部以靜鎮之人多變詐號其不能理政坐免後拜趙州刺史彦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丨丨丨請復為相州政紀易調從之彦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〇以上梁彦光傳

智無窮清鄉公 樊叔畧以清鄉公進爵安定郡公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百姓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上下正樊安定〇以上樊叔畧傳

馬輿 公孫景茂年八十餘拜淄州刺史賜以丨丨〇以上公孫景茂傳

黃銀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山出丨丨獲之以獻

詔水部郎婁前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以上辛公義傳**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帝令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敬肅曰｜｜｜｜｜｜｜｜○以上柳儉傳

酷吏傳

脛纏于洛侯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郡人富熾奪人｜｜一具洛侯鞭熾一百截其右腕○以上于洛侯傳**聰強婦人**李洪之微時妻張氏亦｜｜｜｜○以上李洪之傳**癩兒刺史**崔暹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以上崔暹傳**無過尚爾況有過耶**燕榮為幽州總管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

有罪宥之榮曰||||||以酢濯鼻元宏嗣每鞠囚||||||○以上燕榮傳或掾弋其

下竅自腰以下無不蛆生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于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休息||||||○以上元弘嗣傳裸僧尼驗

有淫狀非童男女者王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悉||||||||數千人將殺之○以上王文同傳

隱逸傳

蒲輪結轍受命哲王宇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以上序結架巖林馮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甚得栖逸之適右手執孝經一卷亮卒遺誡兄子綜斂以衣

帢左手持板｜｜｜｜｜｜大栗十枚時有壽春道人每旦注看其尸｜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
禽蟲之跡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毀又以亮舊識南方法
師寄｜｜｜｜置之手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而亦不
傷肌體○以上馮亮傳
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豫章王與
崔賾書｜｜｜｜｜｜｜｜｜｜｜｜｜每人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畧官榮栖遲藩邸
似陟蒙
山若吞雲夢仝上視漢臣之三箧｜｜｜｜對梁相之五車｜｜｜｜
山桂偃蹇池
竹櫂欒仝上歌｜｜之｜｜賦｜｜之｜｜
管輅思而不解郭璞注而未
詳｜｜｜賾答王啟若乃理高象繫｜｜｜｜事富山海｜｜｜｜｜
稟潤天潢承輝日
觀仝上｜｜｜｜｜｜｜雅道邁于東平文藝高于北海
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

過盈尺仝上祖濬燕南贄客河朔情游｜｜｜｜｜｜｜｜｜｜燕求馬骨薛養

鷄鳴仝上但以｜｜｜｜｜｜｜謬齒鴻儀虛班贖皁周桐錫瑞唐水承家仝上

玉人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牘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譔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嶽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〇以上崔廓傳

所資惟松水而已徐則入天台山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則初隱縉雲山｜｜｜｜｜｜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悅性沖玄恬神虛白晉王廣召徐則書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栖息煙霞

仝上養餌松朮｜｜｜｜

霜風已冷海氣將寒 仝上側席幽人夢想巖穴｜｜｜｜｜｜

｜｜偃息茂林道體休愈 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

仝上 草褐蒲衣 則卒後晉王送還定塋書｜｜｜｜養松餌朮 霓裳羽蓋既且騰

雲空擲餘衣詎藉墳隴 仝上〇以上徐則傳 以如意擊几自樂 張文

詡嘗閑居無事從容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〇以上張文詡傳

藝術傳

驛馬星流 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計赦須史應至俄而赦果至〇以上張深傳

入烏村 劉靈助自號燕王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

巳瑞安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
知避世｜｜｜○以上劉靈助傳　**日不移影負荷葉**

而歸　李順興年十餘家常爲齋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
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具所居去池十數里
｜｜｜｜順興｜
｜｜｜｜脚猶泥　**作一老君像面向北作笑狀**　順興謂
周文曰
可於沙苑北｜｜｜｜｜｜｜｜｜｜周文曰何爲
荅曰令笑破蠕蠕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像
于老君側○以上李順興傳　**恒嶽仙人**　道士由吾道榮聞晉陽有人
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
家傭力無名者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
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曰我本
｜｜｜｜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
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　**我貪人間作樂不能**
飛上天　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
及成帝置之玉匣云｜｜｜｜｜｜｜｜

丨侍臨死時取服〇以上由吾道榮傳

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 信都芳常語人云算歴玄妙機巧精微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〇以上信都芳傳

開心符 吳遵世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丨丨丨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〇以上吳遵世傳

道北垂鼻淺者 皇甫玉善相人齊文襄之自頴川歸文宣從後玉于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㑹丨丨丨丨丨

臉薄盼速 賈子儒私視文襄曰大將軍丨丨丨丨非帝王相也〇以上皇甫玉傳

河陽幡 齊軍戰芒山時訴幟盡赤西軍盡黑綦母懐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赤勝水宜改為黄神武遂改為赭黄所謂丨丨丨者也

宿鐵刀 懐文造丨丨丨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

指庭

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懷文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以上綦毋懷文傳

執白羽扇麾風陸法和征任約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風即返

有香火因緣法和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主上｜｜｜｜｜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荊山居士法和入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

屍小縮止三尺許法和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文宣命開

棺視之空棺而已

越姥 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身被法服不肯嫁人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以上陸法和傳

大哭釋迦牟尼佛 强練看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或至中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若餓而發佛道二教○以上强練傳

童子郎 庾質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以上庾質傳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盧太翼後目盲||||||||||○以上章仇太翼傳

馬上刻漏 耿詢作||||||世稱其妙○以上耿詢傳

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 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上令蕭吉詣東宮禳邪氣謝土于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以上蕭吉傳

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

鱠有人失馬詣楊伯醜卜時伯醜為皇太子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吾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得馬〇以上楊伯醜傳

虛其心而實其腹　徐之才八歲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捨嗟賞之

拔紅眼帕　袁昂領丹陽尹辟之才為主簿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着衣｜｜｜｜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特原之

千人逐兎一人得之　之才解天文圖讖之學知午年必有革易啟之文宣大悅時婁太后及勲貴臣咸曰不可之才云｜｜｜｜｜｜｜｜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

石婆　武明太后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

一量紫綖

靴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今太后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巳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紲靴者紫之為字此下糸紲者熟當在四月靴是華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蛤精疾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之識之才曰｜｜｜也由乗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曽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人瘤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丈理故用之

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武成曽病發見空中有五色物變成｜｜｜｜｜｜｜｜｜｜｜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太虛所致即處湯方服數劑疾竟愈

子野沙汰我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有言

則訨近犬便狂之才嘲王昕姓云｜｜｜｜｜｜｜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生

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盧元明因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才當為子也

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逐李斯東走負帝女南

徂常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為｜

｜｜｜｜卿着熊白否李諧于廣坐因稱其父名曰｜｜｜｜｜｜之才曰平平耳之才父名雄諧父名平

借君齒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智牙武成生齲牙問諸醫

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生｜｜｜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妨少年戲笑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

之曰丨丨丨丨丨丨終恐同廣陵散矣長子林字少卿次子同卿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徐謇傳三縛悉除全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

姚僧垣為處湯三劑丨丨丨丨○以上姚僧垣傳當入靈府中以避之秦王俊有疾上

召詔許智藏視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柰何明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智藏至為診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以上許智藏傳

翻調安公子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常于户外彈胡琵琶作丨丨丨丨

丨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

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以

上萬寶**碎劇忽忽**蔣少游還將作大匠雖有文藻而不
常傳得申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
｜從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為之慨歎○以上蔣少游傳
金線錦袍波斯常獻｜｜
｜｜組織殊麗
上命何稠為之稠
錦成踰所獻者
六合城稠制｜｜｜帝于遼左與賊
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
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旂四隅置闕
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以上何
稠傳

北史識小録卷七

北史識小録卷八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列女傳

圖像丹青流聲竹素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以上序

良嬪洞感封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師以事伏法劉忽然夢想知卓已死經旬凶問果至遂憤嘆而死高允為之詩｜｜｜｜發於夢想○

以上封卓妻劉氏傳　持刀割左耳投之棺中　魏溥妻房氏當溥卒將殮｜｜｜｜｜｜｜｜｜姑蝦哭而問之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持此自誓耳　屏卧不餐　房氏有母儀法度子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須其悔謝乃食○以上魏溥妻房氏傳

姑不知釀　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釀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文成赦之○以上胡長命妻張氏傳

親授子九經義　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歷覽經傳｜｜｜景伯景光｜｜｜

此雖頑慙未知心愧　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

伯名其母崔氏處之於捐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温凊其子立侍堂下句日悔過求還崔氏曰｜｜｜｜｜｜｜｜且可置之經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以上房愛親妻崔氏傳

癡姨符承祖寵貴其姨姚氏婦楊氏者家貧每遺其衣服多不受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後遣人乘車往迎之楊志不起遣人強舉于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為｜｜及承祖敗執其二姨姚氏衣裳敝陋特免其皐○以上姚氏婦楊氏傳

布絹及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劉叔宗之姊宣武時金龍帶關城戍主梁人來攻會金龍病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登城拒守百有餘日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號叫於天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

固會傳監眼至梁人乃退○以上荀金龍妻劉氏傳

貞孝女宗 范陽盧元禮妻李氏詔追號｜｜｜｜○以上貞孝女宗傳

上虞里 河東姚氏女名女勝哭母而死時年十五太守崔遊為營墓立碑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以上河東姚氏女傳

相率負土晝夜培城 武功孫道溫妻趙氏當万俟醜奴反圍岐州趙氏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城竟免賊贈安平縣君○以上孫道溫妻趙氏傳

天下豈無男子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適河東柳述述徙嶺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煬帝大怒曰｜｜｜｜｜欲與述同徙耶主憂憤卒年三十二○以上蘭陵公主傳

此事何須見問 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十四適宇文士及及化及弒逆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歸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惟主神色自若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

襟聲詞不輟建德及觀聽者莫不動容隕涕及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于士澄謂主曰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公主之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削髮為尼及建德敗歸西京復與士及遇士及請復為夫妻主拒之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以上南陽公主傳

步擔雜物唱言輸賧

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遣杜平虜入灨石高涼太守馮寶妻洗夫人曰平虜入灨遷仕在州無能為也我將千餘人｜｜｜｜｜｜｜得至柵下賊自可圖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

繡幰油絡

寶卒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陳武帝於丹陽又發兵破歐陽紇詔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賫｜｜｜｜駟馬安車一乘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

聖母

後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

扶南犀杖

初夫人以｜｜｜｜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隋將韋洸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夫人親｜｜｜｜｜｜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領

自稱使者

勅委夫人招慰亡叛

夫人親載詔書｜｜｜｜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以上譙國夫人洗氏傳

坐胡床

於幃後察之

鄭善果以父死王事年十四為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有節操通曉政事

每善果出聽事母輒｜｜｜｜｜｜｜｜○以上鄭善果母崔氏傳

遽除上作獠舞

劉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

餓鶻隊

居士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

｜｜｜武力者號為轉蓬隊哀門之女興門之男居士斬袒賜死于穴其女絶而復蘇者數言父無罪坐子及禍情詞哀切人不忍聞遂布衣疏食以終其身上聞嘆曰｜｜｜｜｜｜｜固不虛也○以上劉昶女傳

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孝婦覃氏十八而寡家貧｜｜｜｜｜｜｜｜｜○以上孝婦覃氏傳

恩幸傳

邀肦睞之利射咳唾之私令色巧言矯情飾貌｜｜｜｜｜｜｜｜｜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迹千端萬緒○以上序

中山王王叡進爵中山王王卒後京邑士女諂揖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諂班樂

府合樂奏之天子太后嫁女敕女妻李璡次女適李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于帳中敕與張祐侍坐敕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于東西廊及女子
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義孝敕之葬也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
人謂之｜｜此乃太原王宅敕于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豈
是王太原宅椿往為太原太守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介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以上王敕傳逼
勸觴爵趙修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修能劇飲｜｜｜｜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
亂腰腹博碩堪忍楚毒詔按修鞫之一百有力者五人史迭鞭之其實三百修素肥
壯｜｜｜｜｜｜｜｜○以上趙修傳樹草栽木頗有野致茹皓性微工巧為山于天

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頴羅蒔其間經搆樓觀列于上下｜｜｜｜｜｜｜帝心悅之典

櫛梳 陳掃靜為宣武｜｜〇以上茹皓傳

色如處子 王琚以刑入宮禁累爵高平王扶老從遷洛邑常飲牛乳｜｜｜｜〇以上王琚傳

悖義將軍佞濁子 符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許以不死之詔後坐贓應死孝文命之削職禁錮在家授｜｜｜｜｜｜〇以上符承祖傳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

黃龍湯 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陽寒極重應服｜｜｜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强服遂得汗病愈

贖命物 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

免罪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以上和士開傳

乾阿嬭　穆提婆父起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呼姊姊

郡君義子　令萱奸巧多機辨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

奴斷我兒　令萱後稱太姬提婆嘗有罪太姬于帝前罵之曰｜｜｜｜兒謂帝奴謂提婆也

有一聖女出　令萱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帳中謂後主曰｜｜｜｜｜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于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上穆提婆傳

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　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千萬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

｜｜｜｜大家去大家去 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

｜｜｜帝與淑妃斧高梁 阿那瓌終破爾國 初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尧師于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那肱云肱字人皆稱瓌音○以上高阿那肱傳

强弓長矟容相推謝 祖珽與韓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曰｜｜｜｜｜｜｜｜軍國謀猷何由得爭

他家物 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暇曰｜｜｜從他去

且守此作龜茲國子 帝使于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

｜｜｜｜｜更可憐人生如寄 又曰｜｜｜｜｜唯當行樂何用愁為

恨不得剉漢狗飼馬 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

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却鳳尤嫉朝士諳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上韓鳳傳

解卸廳神武門外有朝恩憩息之所時人號為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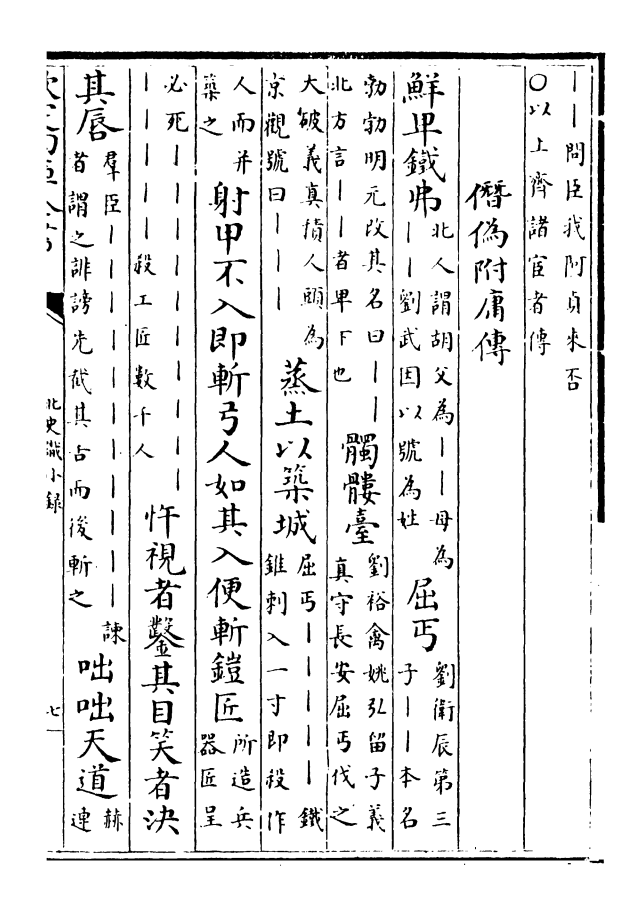
馬塵必全諸貴爰至諸閹武在内多日暫於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胡小兒時有一一一但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點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

眼鼻深嶮胡小兒等一一一一一無可用非理愛好

已發遣斛律明月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軍之逼言於後主曰臣一一一一一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

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插馬鞭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問臣我阿貞來否

〇以上齊諸宦者傳

僭偽附庸傳

鮮卑鐵弗北人謂胡父為||母為||劉武因以號為姓屈丐劉衛辰第三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北方言||者卑下也髑髏臺劉裕禽姚弘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蒸土以築城屈丐||||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所造兵器匠呈必死||||||||||||殺工匠數千人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羣臣||||||||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諫咄咄天道赫連

定斧平涼自稱尊號登陰槃山望其本國而泣俄而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復何言〇以上夏赫連氏傳

湘女

慕容暐時有神降于鄴曰｜｜有馨與人接數日而去

雙飛入紫宮

苻堅之滅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一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

蒔梧竹數千株以待鳳凰

長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于阿城｜｜｜｜沖小字鳳凰至是據阿房

推蘆作蘧篨

暐入見堅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暐出街士王嘉曰｜｜｜｜｜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後事發堅乃誅暐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

賣鞾於市

慕容永徙于長安家

｜｜｜貧夫娶常無火而烟氣大起 初堅之末亂關中忽然｜｜｜｜｜方數十里
月餘不滅
長鞘馬鞭擊左股 關中謠曰｜｜｜｜｜
烟燕巴 ｜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
呼燕為白虜
何不高飛還故鄉 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
沖果據長安 曰鳳凰鳳凰｜｜｜｜
｜｜｜無故在此取滅亡
叩囊底智足以尅之 慕容垂
沖樂之忘歸為韓延所殺 議征長
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
｜｜｜不復留逆賊以
庶人大王 慕容盛襲殺蘭汗父
累子孫乃伐永尅之 子僭尊號改年為長
樂盛稱｜
曲光海 慕容熙為妻苻氏 熙游城
｜｜｜ 鑿｜｜｜清涼池
大王且止 南止大
柳樹下若有人呼曰｜｜｜｜
土與穀同價 又為其妻
熙惡之伐其樹有蛇長丈餘 起承華殿

負土于北門｜｜｜｜凍魚膾熙妻常季夏思｜｜｜生地黃仲冬須｜｜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大斂之後復啟而交接苻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絶息久而復乃甦悲號躃踊斬衰食粥｜｜｜｜｜｜｜｜｜含辛以為淚制百官臨哭令有司案撿有淚者為忠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以上燕慕容氏傳

患陰腫苻堅出五將山姚萇執而殺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以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法尋死

有雀數萬頭鬭于興廟姚興還長安｜｜｜｜｜｜｜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雀鬭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以上後秦姚氏傳

子男百餘人馮跋有｜｜｜｜｜

悉為馮弘所殺
地然
馮弘時宿軍｜｜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以上北燕馮氏傳
梟集其手
乞伏乾歸田于五溪有｜｜｜｜尋為其兄子公府所殺○以上西秦乞伏氏傳
敢研研然也
沮渠蒙遜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遂殺之
求搜神記
蒙遜就宋司徒王弘｜｜｜｜弘與之
傳嬖
沮渠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之
號曰聖人
罽賓沙門曰曇無懺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曇無懺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以上北涼沮渠氏傳
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蕭詧惡見婦人｜｜｜｜｜｜｜｜｜｜經御婦人之衣更不着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
惡見人髮
又｜｜｜｜白事者必方

便避之蓮葉帽擔輿者冬月必須罨頭夏月則加｜｜｜臣何敢不同百獸蕭巋
朝周因宴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為梁主
盡歡巋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
親撫五絃｜｜｜｜｜｜｜帝大悅伏地持帖蕭琮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琮奔馬
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蕭蕭亦復起琮既入朝復有童謠曰｜｜｜｜帝由是忌之遂
廢于家○以上梁蕭氏傳好得法華經力甄玄成案書與元帝具中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詧
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
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以
上甄玄成傳卿何為謗經宗如周面狹長詧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
｜｜｜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
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耳乃悟

如州官 有人訴事于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以上宗如周傳

四夷傳

丹徼紫塞 限以｜｜｜｜隔以滄海交河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種落繁熾｜｜｜｜｜充仞邊鄙

雁海龍堆 是知｜｜｜｜天所以紀夷夏也○以上序

河伯女 夫餘王嘗得｜｜｜因閉于室內

生一卵大如五升 女在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于路牛馬避之棄于野眾鳥以毛

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

魚鼈為之成橋 夫餘之臣謀殺朱蒙其母以告朱蒙乃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及如何得濟於是｜｜｜｜｜｜朱蒙得度魚鼈乃解

水藻衣 朱蒙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着麻衣一着衲衣一着｜｜｜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

幘溝漊 高句麗於東界築小城受漢賜衣幘朝服遂名此城為｜｜｜溝漊者句麗城名也

雀息 齊文宣使崔柳使於高麗求魏末流人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其王墜于床下其左右｜｜不敢動

頭著折風 高麗人皆｜｜｜｜形如弁士人揷二鳥羽

蘇骨多 貴者其冠曰｜｜｜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

三尺馬 出｜｜｜即果下也

糞土臣 隋文命漢王諒討高麗高麗王元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

｜｜｜云云○以上高麗國傳以弓擊水東明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魚鼈皆為橋東明乘之得度○以上百濟國傳矢皆石鏃勿吉國坲涅部以東｜｜｜｜即古肅慎氏也生鹽於木皮之上勿吉國水氣鹹｜｜｜｜嚼米為酒｜｜｜｜飲之亦醉豬皮裘婚嫁婦人服布帛男子衣｜｜｜頭插虎豹尾○以上勿吉國傳青氈熈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為上服人給｜｜｜兩疋○以上契丹國傳索髮室韋國丈夫｜｜又手髻女婦束髮作｜｜｜赤珠俗愛｜｜為婦人飾穿掛于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以皮為舟南室韋有｜｜｜｜者織草為韉結繩為轡馬則｜｜｜｜｜｜｜騎木而行北室韋地多積雪懼陷坑穽｜｜｜｜俗

即止衣以魚皮冠以貂狐｜｜｜樺皮蓋屋鉢室韋用｜｜｜｜○以上室韋國傳

可老羊流求王姓歡斯氏土人呼之曰｜｜｜｜波羅檀洞所居曰｜｜｜｜也闘鏤

樹多｜｜｜以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鳥了帥國有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並

以善戰者為之白紵繩纏髮男女皆以｜｜｜｜｜從項後盤縮至額鳥羽為冠其男

子用｜｜｜｜裝以珠貝飾以赤毛羅文白布帽其婦人用｜｜｜｜｜為｜綴毛垂

螺織闘鏤皮并雜毛為衣｜｜｜｜為飾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于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

編紵為甲其俗｜｜｜｜或用熊豹皮木獸王乘｜｜令左右輿之小王乘機亦鏤為獸形

以墨黥手作蟲蛇之文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

丨呼名而後飲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丨丨丨丨丨上王酒者亦呼王名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歌吁蹋蹄一人唱衆人和音頗哀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清風靜東望依稀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〇以上流求國傳

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倭王丨丨丨丨丨丨丨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訊冤獄每丨丨丨丨不承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手即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小鑼挂鸊鵜項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如意寶珠其國有丨丨丨丨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日出處天子大業之年其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

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以上倭國傳

能卧水底持刀刺魚獠人｜｜｜｜｜｜其口嚼食並鼻飲

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殺其父走避外｜｜｜｜｜｜｜｜｜｜大狗一頭買一生口

用竹為簧獠｜｜｜羣聚鼓之以為音節

鬼鼓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于竹及燥號之曰｜｜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

銅爨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壓獠周文時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以上蠻獠傳

朝霞布林邑國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珠璣瓔珞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

椰葉席婦人椎髻施｜｜｜

酒二壺魚數頭每有婚媾令媒

者齎金銀釧｜｜｜｜｜至女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隋遣大將軍劉方破林邑獲其｜｜｜｜｜｜｜｜｜○以上林邑國傳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赤土國城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執金花｜｜｜｜｜｜｜｜｜｜｜｜｜｜｜夾門而立素網綴花夾道垂｜｜｜｜王宮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龕後懸一金光焰王榻後立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男女｜｜｜｜｜｜｜｜｜｜｜｜富豪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蔗酒椰漿以甘｜作｜雜

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丨丨為酒

金鏁以纜船 隋使至丨丨丨

香水 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隋使常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丨丨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

草葉為盤其大方丈 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丨丨丨丨丨丨

丨黃白紫赤四色之餅 請駿等入宴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牛羊魚鼈腊蝳蝐之肉百餘品

獻金芙蓉冠 丨丨丨丨丨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

綠魚 既入海見丨羣飛水上

大魚糞 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丨丨丨也○以上亦土國傳

五香七寶牀 真臘國王坐丨丨丨丨上施寶帳以文木竹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

以象牙為屩

常服白疊｜｜｜｜｜○以上真臘國傳

投輪 婆利國人善｜｜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有鳥名舍利 ｜｜｜｜｜解人語○以上婆利國傳

馬若還東吾當隨去 徒河若洛廆與兄吐谷渾以馬鬬相傷致怒吐谷渾遂西去若洛廆悔遣七那樓謝之吐谷渾曰諸君試驅吾馬令東｜｜｜｜｜｜｜｜即令從騎引馬令廻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廻一迷

阿于歌 吐谷渾西去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徒河以兄為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

莫賀郎 碎奚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衆事自號曰｜｜｜華言父也

則難摧 阿豺臨死命諸子及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烏凡帽 慕利延遣使通

宋求援獻｜｜｜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四角羊拾寅獻宋善馬｜｜｜青海驄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青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者也目不識五色可蘭國｜｜｜｜｜○以上吐谷渾傳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宕昌羌居有屋宇其｜｜｜｜｜｜｜｜｜｜｜○以上宕昌國傳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鄧至羌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故因以為國名○以上鄧至國傳壘石為磦附國俗好復仇故｜｜｜｜以避患其磦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磦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全剝牛脚皮為靴其俗以皮為帽形如鉢或戴羃䍦衣多毼皮裘｜｜｜｜｜｜｜項繫鐵鎖手貫鐵釧○以上附國傳以多為貴稽胡俗好

淫檝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風之所之｜｜｜｜既嫁頗亦防閑〇以上指胡傳

至唯老駝預知之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〇以上且末國傳

樹枝水于闐國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即黃河也

其王髮不令人見王著錦帽金鼠冠｜｜｜｜｜｜｜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〇以上于闐國傳

羊刺高昌有草名｜｜其上生蜜而味甚佳

鹽枕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熙平中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等

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像其王坐室｜｜｜｜｜｜｜

｜｜｜｜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自燉煌向其國多沙

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解
｜｜｜｜｜｜｜｜｜｜｜益魑魅魍魎也
辮削衽高昌王伯雅尚宗室女容華公主歸番下令國
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
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
人以上皆宜｜｜｜｜○以上高昌國傳 手把而有之
萬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太武賜崔浩書曰自古帝王雖
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
○以上焉耆國傳 女市 龜茲國俗性多婬置｜
｜收男子錢以入官 孔雀羣飛山谷
間 土多｜｜｜｜｜｜人取而食之
孳乳如鷄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 有如膏者流出
成川 其國西北大山中｜｜｜｜｜｜行數里入地
狀如餅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以
上龜茲國傳 佛袈裟 文成末疏勒國遣使送釋迦牟尼｜｜
｜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

畀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手足皆六指 國人｜｜｜｜｜產子非六指者不育○以上䟽勒國傳

幻人 悅般國遣使朝獻幷送｜｜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創一月復常又無瘢痕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以上悅般國傳

一峯黑槖駝 正平元年迷密國獻｜｜｜｜｜○以上迷密國傳

大鳥卵 波斯即古條支出｜｜｜有鳥形如槖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

金羊床 波斯王坐｜｜｜

前為髻後披之 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飾以金銀花貫五色珠絡之於膊

剪半鬢及繫牌于項 其輕罪或｜｜｜｜｜｜｜｜以為恥辱

不淨人 死者多弃屍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若入

城市採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波斯||||||○以上波斯國傳鑄石為五色瑠璃大月氏國太武時其人商販京師自云能||||||||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可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以上大月氏國傳百丈佛圖小月氏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所謂||||||也○以上小月氏國傳黃金殿副貨國國王有||||||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以上副貨國傳人有爭訟服之以藥烏萇國||||||曲者發狂直者無恙○以上烏萇國傳雀離乾陀國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謂之||||佛圖○以上乾陀國傳金駝座安國王坐||高七八尺○以上安國傳金聚女國女王夫號曰||九層之樓王居||||侍女數百人

采色塗面男女皆以||||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一鳥卜俗事阿脩羅神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以上女國傳

魚脊骨蔥嶺順天神祠前有|||有孔中通馬騎出入○以上漕國傳

以羊屎粗記兵數蠕蠕無文記將帥||||||

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魏道武謂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終于不易遂為敵所虜

龜鼈小豎太武練兵將襲大檀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帝大笑告公卿曰||||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吾行決矣

榛尅明帝賜阿那瓌||五石

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一枚○以上蠕蠕傳

請天自

迎之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于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經三四年有一老狼晝夜號呼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小女曰吾父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以上高車國傳風馳鳥赴｜｜｜｜｜條來忽往○以上論夏神冬神之女突厥之先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能微名風雨娶二妻云是｜｜｜｜｜｜變為白鴻一孕而生四男其一｜｜｜｜鍛奴土門恃其强盛求婚于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何敢發是言也面廣尺餘俟斤為木杆可汗狀貌奇異｜｜｜｜其色赤甚眼若琉璃爾能作幾年可汗突厥猶古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氊隨日轉九廻每廻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

而亟問之曰｜｜｜｜｜｜｜其主神情皆亂不能詳定多少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

侍衛之士

謂之附離 其｜｜｜｜｜｜｜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牙帳東開 可汗恒處于都斤山｜｜｜｜蓋敬日之所出也

粉骨爲糧 隋文遣將擊沙鉢畧敗走之時虜饑不能食｜

｜｜**天下賢聖天子** 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都是皇帝畜生 同上此國所有羊馬｜｜｜｜

｜｜**于闐王杖** 雖虞閭遣弟褥但特勒獻｜｜｜｜

書屏風爲詩 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叙陳亡以自寄有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及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之句

典羊馬 啟民可汗表如枯木重起枝葉如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

也鹿塞鴻旂龍庭翠輦煬帝幸啟民所居詩｜｜｜｜駐｜｜｜回挑竹白

羽箭帝令射匱發兵誅處羅取｜｜｜｜一枝賜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以上突厥傳

序傳

食木子而得全理激以直道不容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遂改理為李氏騧黃馬生白額駒李暠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此其時也終不獨死李禮之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未幾禮之腳下發腫夢妻云煑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劇而卒貧

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李行之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

｜｜｜｜｜｜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無常主易之而｜一皆抑絕

出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時以為實錄令吾羞對軒

冕尚書袁叔德來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有几案才李遐｜｜

｜｜汲引後生為其光價李神儁几所交遊皆一時名士｜｜｜｜｜｜｜｜四方才子

咸宗附之鼠乳神儁頸多｜｜丁掾誤我沙苑之敗神儁策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曰｜｜

｜｜鳳德之衰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致紛競二家閱

于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以神儁為｜｜｜｜我既精且博李琰之每云崔

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學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盧李恩寬

之政李仲舉為司州修武令仲舉涖以寛簡吏人號曰寛明時盧昌衡為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

｜｜｜掛徐君墓樹耳仲舉後以疾還以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民謂曰君

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為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疎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

一階半級所言武職｜索虜島夷南書謂北為｜｜北書指南為｜｜紫

｜｜｜｜竟不起

氣黄旗李延壽上南北史表泪南浮｜｜東逝

北史識小録卷八